山雨欲來風滿樓 ■蔡欣齡

午後雷陣雨下得犀利，河邊水氣、山上雲氣瀰漫。是的，又過了一年；風撩過我的長髮。

遞一匙燙口的濃郁。

荷霞坐在教室最後一排，不大開口，很少抬頭張望四周，更難得一笑，但真正令人森冷的是臉頰那一塊青色的胎記……。我和她的情份，也許緣繫於此，天命不可違的痛苦、無奈和恐懼，隨著舊痕新傷，前仆後繼、狂奔而來；我們默默交流，不多言語，把未來寄託在文法和公式裡：講義刻畫出摸索的軌跡，試卷承載了無限壓力，分數硬冷冷地訓練我們堅強，讓不搭調的眼淚僵著流。

仔細啜取唇邊的苦澀。

經常相約在麥當勞，妳教我欣賞奶精柔媚的迴旋舞，品味口感的香醇。起先，我努力漠視青色的影子，漸漸的，習慣專注於沈鬱的眼眸，最後，我什麼也見不著，一切只有心知道。那天妳沒來，明白妳一定又坐在二樓靠窗的位置，所以我也蹺課去找妳。妳的臉別向窗外，竟沒察覺玻璃窗映射著逐漸走近的我。以為妳會驚喜，迅速坐在對面，莽然撞見兩道未乾的淚堤……。那晚，聽妳一字字吐露這印記所賦予的成長經驗。

長飲半杯微溫。

以為妳也懂我，拿起話筒，浪談實現心願的喜悅，我將朝著好山好水的文學天地優游而去。劃清並肩作戰的氣味，妳拖著一身困倦，忍住悲恨說再見，從此斷去連繫。直到

最近，朋友說曾遇見妳，妳禁不住高興的表情，問起我的消息，本想請朋友轉交新的電話號碼給我，卻欲而又止。「算了！有緣還會再見面。」也許我不該重蹈覆轍——那年夏天，一張張按耐不住歡笑的嘴臉，曾經諷刺地傷入我心坎；次夏，我成為無心的劊子手，狠狠砍痛落寞的妳。而我是挺過冬天，來春才與妳相熟的呀！

喝盡殘存的冰涼。

陣雨歇息，遠山送來飛翔的鵲鳥；希望妳重獲自由時，能夠了解我的歉意。今年夏天，我好想告訴妳，以前在大樓裡聽見轟天巨響的時候，外面的風刮得正起勁，只是我們不知道。妳聽我說……

如果有一天，大學聯考變成侏儸紀，我們就是待考的化石，並列在研究室的展覽櫃裡；南陽塚的遺物，一件件不復當年。

「喂，幾年了？」妳看不過他們埋首估測的模樣。

「我比妳早一年，算算也有七百三十萬年了。」可惜他們聽不見我們的談話。

「一年算什麼，現在大家都在這裡。」士商和松商，妳和我，還有其他高中生。

「聽！打雷耶。」

「怎麼沒有雨聲？」

「我不是跟妳說過，要先刮風之後，才會下雨嗎？」

「哦，七百二十九萬年前的夏天，都那麼久了……」

提起咖啡杯，洗淨一環又一環的尋思。